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七十三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 宋 呂祖謙 撰

祈父之什


祈勸衣父音甫刺宣王也

氏曰讀書至於庭燎未嘗不嘆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箴之而不可則規之規之不可故鶴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夫

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故其
先後淺深之序如此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毛氏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祈之兵甲

鄭氏曰書曰若疇圻父謂

司馬○孔氏曰司馬掌封畿兵甲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

祈○鄭氏曰

予我也○孔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此人自謂

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鄭氏曰轉移也○毛氏

曰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美戎為敗

孔氏曰常武美宣王

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此詩所刺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

○鄭氏曰此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

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

王之爪牙之士

董氏曰按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張氏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是詩所謂轉予於恤也古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

人造理深其辭儘難學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

之履止反

李氏曰爪士爪牙之士也○毛氏曰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毛氏曰亶誠也○長樂劉氏曰尸主也○毛氏曰熟

食曰饔○王氏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養而母反

尸勛勞之事也○東萊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

二焉前兩章既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

曰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有親老而

無他兄弟其當免役征在古必有成法故責其不聰
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
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
也越句踐伐吳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
者以告句踐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事父母者老而
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禮已重矣子
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句踐尚能
辯此況周之盛時乎其有定制必矣太子晉諫靈王

之辭曰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又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皎皎

古了切

白駒食我場

直良反

苗

繫

陟立反

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釋文曰皎皎潔白也馬五尺以上為駒○孔氏曰苗

宜云圃而云場者以揚圃同地對則異名散則通○

毛氏曰繫絆維繫也

孔氏曰在後曰絆謂絆其足維謂繫勒也

○鄭氏曰

永久也○朱氏曰伊人指賢者也○鄭氏曰逍遙遊

息也○毛氏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

而去者○鄭氏曰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

以久今朝愛之欲留之

張氏曰白駒乘白駒之賢也
不欲斥言車上人故言車

馬言白者又以素潔白之意詩人欲得賢者來
止其家故言白駒食其苗藿庶幾繫之維之

○呂

氏曰賢者將去而不留我猶願繫維之以永今朝今

夕而已逍遙者徘徊少留之貌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

反火郭

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

人於焉嘉客

毛氏曰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呂氏曰嘉客者暫客

於斯亦將去也

皎皎白駒賁

反彼義

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

游勉爾遁

反徒遜

思

程氏曰賁然光彩○孔氏曰二思皆助語○呂氏曰

詩人好賢之至故賢者責然來思而在位者悠悠而不切也雖斯人也亦不能留賢故勉之使遁去也言

爾公爾侯者不敢斥君也

陳氏曰於是責在位之人曰爾公爾侯但逸豫宴安

無期度

○釋文遁作遜曰字又作遂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

楚俱反

一束其人如玉母

音金

玉爾音而有遐心

程氏曰此章言其遠遜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遜空谷處困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

美則如玉也賢者既遠遯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

聞而不見絕也曰毋自貴重其音聲

孔氏曰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

玉不以而有遠棄我之心

朱氏曰歎其乘白駒入空谷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

德美如玉蓋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王氏曰前章云勉爾遁思此章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雖勉其遁而又庶幾其來反也○東萊曰所謂伊人於焉道

遙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也蓋廊廟之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逍遙乎乃於此而為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為榮復深嘆其所處非其地也其言雖含蓄而未

發其辭氣則慘然而不樂矣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
賁然來我之舍去朝適野時事蓋可知矣爾公爾侯
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於是乎與賢者決別慎爾
優游言善自保護無以優游自逸而失衛生之節也
勉爾遁思者言勉哉行矣自重也皆決別之辭也仰
而慨然責公卿俯而眷然別賢者其情意至今可識
也四章疑其遂忘世也故勉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
遐心此雖祝其音問無絕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

陟角反

我粟

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孔氏曰無集于穀無集於我之穀木也○毛氏曰不我肯穀穀善也○孔氏曰旋迴也○鄭氏曰復返也

○朱氏曰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呼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無以侵迫為也○范氏曰

民之去其土離其親者不得已也人不相恤是以懷其邦族而復之也○東萊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梁解見鵠羽○東萊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

况甫反

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

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栩解見鵠羽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王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媾而不見收恤之詩也先王之詩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又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其躬行仁

義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
任恤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
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
姓也故教以婣為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
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
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
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
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我行其野蔽

必制反

芾

方味反

其樗

較書反

昏姻之故言就爾

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蔽芾解見甘棠○毛氏曰樗惡木也

李氏曰樗者不才之木也莊子

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

○爾雅曰婦之

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為昏姻

又曰婦之黨為昏壻之黨為姻

○毛氏

曰畜養也○王氏曰樗惡木尚可庇而息今以昏姻

之故言就爾居而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也○孔氏

曰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

之辭

我行其野言采其遂

勅六反

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

畜言歸思復

鄭氏曰遂牛藟

徒雷反也

陸璣草木疏云今人謂之牛蹄

○王氏曰遂

惡卉也尚可采以治疾今以昏姻之故言就爾宿而爾不我畜則遂之不如也言就爾宿則託宿而已非就之居也言歸斯復則以不見畜而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

音福

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

亦祇音支以異

毛氏曰菑惡菜也

鄭氏曰菑當也○陸璣草木疏曰菑一名當幽州人謂之燕當其根

正白可著熱灰中温噉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當音當

○蘓氏曰特匹也成依

論語當作誠○王氏曰菑野菜之惡者也然尚可采以禦饑昏姻之相與固為其窮則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姻而求爾新特則又菑之不如也○朱氏曰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故爾此見詩人責人忠

厚之意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

鄭氏曰考成也○孔氏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曰設盛食以落之

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若知斯干為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矣○東萊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

德豈可以是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
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
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

秩秩

直乙反

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

矣式相好

呼報反

矣無相猶矣

毛氏曰秩秩流行也○孔氏曰斯此也漸卦鄭注云
干謂大水之傍○毛氏曰幽幽深遠矣○長樂劉氏
曰南山鎬京之陽終南之山也○孔氏曰如竹之叢

生根本之衆

董氏曰苞叢生而固也

○鄭氏曰式用也○歐陽

氏曰猶圖也謀也○董氏曰宣王作室後臨水前對

山其盤基之厚如竹之苞其締蔭之廣如松之茂朱氏

曰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

矣所謂聚國族於斯也○李氏曰兄弟之居此室各

相和好輯睦無有相圖○朱氏曰蓋頌禱之辭

呂氏曰保

吾兄弟於斯繼吾祖妣於斯安吾身於斯傳吾子孫於斯故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又曰似續妣祖又曰君子攸芋攸躋攸寧又曰乃占我夢男子之祥女子之祥也

似續妣必履反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

語

毛氏曰似嗣也○鄭氏曰妣先妣姜嫄也○曾氏曰

似續妣祖以生民闕宮之詩攷之豈謂姜嫄后稷與

孔氏曰大司樂舞大瀨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姜嫄生稷以配天為周之王業特立廟用樂別祭

百堵解見鴻雁○毛氏曰西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

也孔氏曰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方者南戶在東方者西戶耳孫毓云猶南東其畝○鄭氏曰

爰於也○蘓氏曰厲王之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

以續其先妣先祖者故築其宮室

王氏曰築室百堵者言廣且多也

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閣閣

音各反

之橐橐

音託

風雨攸除

直慮反

鳥鼠攸

去君子攸芋

香于反

毛氏曰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

孔氏曰以繩約縮之繩在版上歷歷然約

謂繩約版直則墻端正也

○孔氏曰椽如椽杙之

椽謂以杵築之也○蘓氏曰橐橐杵聲也

孔氏曰既投土於版

以杵築之橐橐然

○朱氏曰除亦去也○毛氏曰芋大也○

孔氏曰作羣寢之時縮版杵築至羣寢既成其墻屋
引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

王氏

曰言上下四旁皆牢密也

○蘓氏曰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為尊且

大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約之格格周禮冬官
先儒引詩為據亦作格格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

居力反

如鳥斯革如翬

音輝

斯飛君

子攸躋

子西反

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歐陽氏曰翼敬也棘

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矢行也革

變也○鄭氏曰伊雒而南雒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

翬○毛氏曰躋升也○歐陽氏曰宮寢之制度其嚴

正如人跂而翼也其四隅如矢行而直也其竦起如

鳥驚變而悚顧也其軒翔如翬之飛也

孔氏曰斯革
斯飛言簷阿

之勢似鳥飛也○呂氏曰如翬斯飛覆
以瓦而加丹雘有文采而勢騫舉也

謂宮室之美

如此宜君子升而居之也

王氏曰君子攸躋
則又言其高也

○釋文

曰棘韓詩作初

初隅也
旅即反

革韓詩作鞠云趨也

殖殖

市力反

其庭有覺其楹噲噲

音快其正

音政噦噦

呼會反

其

冥

莫形反

君子攸寧

毛氏曰殖殖平正也

王氏曰殖殖其庭言庭地之實也

○孔氏曰庭

宮寢之前庭也○朱氏曰覺高大而直也

毛氏曰覺言高大也

○鄭氏曰覺直也

○孔氏曰楹柱也○鄭氏曰噲噲猶快快

也○呂氏曰正謂正寢○蘓氏曰噦噦深廣之貌○

呂氏曰冥謂室之奧窔

烏叫反

也

王氏曰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冥偏也噦

噦其冥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

○歐陽氏曰宜君子居之而安寧也

董氏曰噲噲其正所謂陽室者也噦噦其冥所謂陰室者也古者於陰陽以為宮室故其正為陽冥為陰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

下莞

官音

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

維熊

于宮反

維羆

彼宜反

維虺

許鬼反

維蛇

市奢反

鄭氏曰莞小蒲之席也

孔氏曰西方人呼蒲為莞蒲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

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為兩種席也莞細而用小蒲曰釋文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

小蒲而實非也

竹葦曰簟

董氏曰下莞上簟鄭氏謂與羣臣安燕非也按几筵莞筵蒲筵則有

之而葦竹無施於席則知所以為寢也○孔氏曰士喪禮云下莞上簟衽如初則平常寢卧之席皆莞簟衽如初則平常寢卧之席皆莞簟

也社寢卧興夙興也○爾雅曰羆如熊黃白文舍人曰黃

白色郭璞云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慙多力能拔樹木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孫炎

曰江淮以南謂虺為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為蝮虺今虺細頭大頭

色如艾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蘓氏曰寢既成設莞

簟而寢於其中起而又占其夢○歐陽氏曰六章以

下至於卒章感陳占夢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

男女男則世為君王女子宜人之家室亦禱頌之辭

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王氏曰大人者當時在位之大人

孔氏曰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不

必占夢之官乃得占也○董氏曰大人占之與故老占夢何異詩以美為王不害於辭故重其事雖謂大

人占之可也

○鄭氏曰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為生男虺

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

王氏曰熊羆彊力壯毅故為男子之祥虺蛇柔

弱隱伏故為女子之祥

○范氏曰身安志平誠意感通而吉夢

可占故生男則室家君王生女則無父母詒懼人道

盡於此矣

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各以其類至先王置官觀天地之會辯陰

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
知此則可以言性命之理矣○朱氏曰先王建官設
屬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
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

守至
正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

於既反

之裳載弄之璋

音章

其泣

皇皇

華旁反

朱芾

音弗

斯皇室家君王

毛氏曰半圭曰璋

孔氏曰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

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

○孔氏曰皇皇者聲大

也○鄭氏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

白虎通曰芾者蔽也行以

蔽前天子朱芾諸侯赤芾以韋為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皇猶煌煌也○孔氏曰

君諸侯也王天子也

鄭氏曰宣王所生之子或且為天子或且為諸侯

○鄭

氏曰男子生而卧於牀尊之也○毛氏曰裳下之飾

也璋臣之職也

孔氏曰裳明習為卑璋見效奉臣職王肅云言無生而貴也明欲為君父

當先知為臣子也璋而得為臣職者羣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棫樸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女子不

可常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祿暫時示男女之別耳○鄭氏曰以璋者明成之有漸○王氏曰男

子不衣之衣而衣之裳者裳下服也不弄之圭而弄之璋者璋半圭也成人有漸故也女子其服自幼以

至長其事自易以至難亦有漸也先王之教人可謂至矣○王氏曰其泣之美亦

所以為吉祥故羊食我之生也聞其聲者知其滅羊
舌氏也○朱氏日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
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矣○陳氏曰作室而生子
則本支甥舅自此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

他計反

載弄之瓦無非無

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

以之反罹

毛氏曰裼褓也

孔氏曰褓縛兒被也

瓦紡

芳罔反

搏

孔氏曰婦人所

用瓦維紡

○鄭氏曰儀善也

出釋詁

○毛氏曰罹憂也

○鄭氏曰卧於地卑之也○蘓氏曰衣之祿即用其

所衣而無加也○鄭氏曰弄之紡塼習其所有事也

婦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

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王氏曰女子以順為正無

非足矣有善則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朱氏曰在易家人之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

吉順以巽也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飲畧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

之志此之謂也○毛氏曰無儀婦人質無威儀也○毛氏曰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棣之多○丘氏曰

婦人尚靜默不當有所是○說文曰襜褕也詩曰載非尚質慤不當為威儀

衣之襜

他計切○釋文曰
韓詩作襜音同

○東萊曰一章總述其宮

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
營築之狀至於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
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
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
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
處也六章已下皆禱頌之辭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

鄭氏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

孔氏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此詩唯言牛羊者馬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為卑故特舉牛羊以為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為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牝

而純

爾

羊來思其角濺濺

莊立反

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始立反

毛氏曰黃牛黑唇曰牝○李氏曰思辭也○毛氏曰

聚其角而息濺濺然

王氏曰濺濺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

○董氏曰說文澱為和則澱而比者也 同 丑之而動其耳濕濕然 釋文曰同

食已復出嚼之也○王氏曰牛以耳澤為善○山陰陸氏曰牛之為物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

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祖而毛牛尚耳○董氏曰牛卧則耳下垂濕者其垂也 ○歐陽氏

曰呼牧人而告之曰誰謂爾無牛羊乎其數若此之

多也○孔氏曰羊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

也牛孳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孳者之數也 董氏曰三百維

羣以羣計也九十其孳以孳計也黑脣為孳則黑皆為抽黑耳為犛亦各以其數也○皆才細反抽音袖

尉 犛音 ○鄭氏曰言動息澱澱濕濕者美畜產得其所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譌

五戈反

爾牧來思何

河可反

蓑

素戈反

何笠

立音

或負其餼

音侯

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毛氏曰譌動也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

孔氏

曰蓑唯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禦雨既夕禮蓑笠注俱以為禦雨

○蘓氏曰物類

也○毛氏曰三十維物異毛色者三十也

孔氏曰謂青赤黃白

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

○鄭氏曰降阿飲池或寢或譌言此者

美其無所驚畏也

李氏曰動息各遂其性○王氏曰牧之地以有阿有池為善

○

長樂劉氏曰牧之者日持雨具齎餼糧從牛羊之所

宜適以順其性而蕃其息故牲有餘備矣

鄭氏曰祭祀索則有

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

之丞反

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

兢

其冰反

不騫

起虔反

不崩靡

毀皮反

之以肱

古弘反

畢來既升

鄭氏曰麓曰薪細曰蒸○毛氏曰矜矜兢兢言堅彊

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朱氏曰既盡也○毛

氏曰升升入牢也○鄭氏曰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

以來歸也○王氏曰及其將歸而又辯其雌雄者視

其多寡之數也爾羊來思者與夫君子于役之詩曰
牛羊下來者類也矜矜兢兢者豈非山川草木之所
宜而牧之者不失其性而至於堅彊歟不騫不崩言
羊得其性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
故也言羊不耗敗則牛可知矣

山陰陸氏云齊民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汗

○長樂劉氏曰不騫不崩謂羣隊修廣望之不斷也

○鄭氏曰麾之以肱畢來

既升言馴擾從人意

長樂劉氏曰麾之以肱謂馴擾不假笞箠也○蘓氏曰使來則

畢來使升則既升言其擾也

○陳氏曰畢來既升者牧事畢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

音北

維旟

音餘

矣大人占之衆維魚

矣實維豐年旒維旟矣室家溱溱

側巾反

歐陽氏曰衆維魚矣但言魚之多也周官司常縣鄙

建旒州里建旟

詳見出車

○毛氏曰溱溱衆也○宋氏曰

占夢之說未詳豈古者卜筮之家有是說與

毛氏曰陰陽和

則魚衆多矣旒旟所以聚衆也○彈氏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豐年則民間樂故以田以魚夢魚斯豐年

之祥也

旒者旗者

皆田官之所建也旒統人多今建旒之處乃建旟則民庶衆矣

○王

氏曰此牧成而考之之詩也故以吉祥之事終焉

陳氏

曰宮室成而考之故以人君之夢而書其祥
收成而考之故以牧人之夢而書其祥 ○孔氏曰

歲熟民滋國之休慶也 ○東萊曰以斯干無羊之卒
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
滋皆不願乎其外也彼秦漢好大喜功之主肯以是
為可願哉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

反在切

南山家父音甫刺幽王也

○鄭氏曰家父字周大夫
孔氏曰桓十五年天

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古人字或
累世同之雲漢序曰仍叔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

或亦世字叔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

東萊曰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譌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

許伯反

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

快

徒藍反

不敢戲談國既卒

子律反

斬何用不監

古銜反

毛氏曰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

太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太師

李氏曰洪範曰師尹惟日此師尹不

可指其人如此詩曰尹氏大師是尹氏為大師明矣
春秋書曰尹氏卒譏世卿也其後又書尹氏立王子

朝則尹氏之為具俱瞻視煖燔也李氏曰雲漢曰如煖
世卿其來甚久如煖燔之類也○

王氏曰如煖者內熱之謂也○朱氏曰卒終也○蘓氏曰斬絕也

○鄭氏曰監察也○陳氏曰南山國之望太師民之

瞻民之瞻太師也見其所為如此憂心如火之燔灼

第畏其威不敢言爾國既至此終斬絕矣汝何不察

也○釋文曰煖韓詩作炎字書作焱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

於宜反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

祖殿

反 瘥

才何喪亂引多民言無嘉慥

七感

莫懲嗟

蘓氏曰山之實草木是也○毛氏曰猗長也

李氏曰猗如綠

竹猗猗是也

薦重也

孔氏曰薦與荐文異義同

瘥病也引大也慥曾也

○蘓氏曰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

無不猗猗其長也○鄭氏曰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

山之為也謂何猶云何也

王氏曰不平謂何者發問之辭也

○王氏

曰薦瘥者乖氣之所生曰方薦瘥則以言其薦瘥之

未艾○李氏曰喪亂引多言喪亂之大而多也民言

無嘉蓋為民無善言但怨讟耳○蘓氏曰尹氏秉國
之均而不平其心則人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
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
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李氏曰惜莫懲嗟以見尹氏為惡常自若

○董氏曰天方薦瘥說文作天方薦嗟殘田也

尹氏大

音泰

師維周之氏

丁禮反

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

是毗

婢反

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毛氏曰氏本也均平也○長樂劉氏曰維持也○鄭

氏曰毗輔也○朱氏曰弔愍也○毛氏曰空窮也○

鄭氏曰師衆也○孔氏曰尹氏為大師之官是周根

本之臣

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為氏朝廷以尊官為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太師尊

官也故曰尹氏

太師維周之氏

秉國之平居權衡之任○朱氏曰言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而秉國之均則宜有以維持四

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李氏曰尹氏

不能如此則其亂必矣故呼天而告之曰昊天不弔

歐陽氏曰昊天不弔哀此下民不宜如是之空我師○東萊曰空我

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

小人殆瑣瑣素火反姻亞則無膺音仕武

張氏曰仕猶事也○蘓氏曰罔欺也○朱氏曰君子

指王也○毛氏曰夷平也○王氏曰已廢退也孟子

所謂士師不能治事則已之與此已同義○毛氏曰

殆危也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亞

孔氏曰劉熙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

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

一 膺厚也○朱氏曰言尹氏委政

於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罔幽王而欺之故
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
事則不可以罔君子也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
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
鄭氏曰瑣瑣昏姻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也
○東萊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謂尹氏所與圖事者
也瑣瑣姻亞則無膺仕謂尹以親暱而置之高位者

也

昊天不傭

敕龍反

降此鞠

九六反

訕

音凶

昊天不惠

降此大戾

麗音

君子如屈

戒音

俾民心闕

若穴反

君子如夷

惡怒是違

毛氏曰傭均也

○朱氏曰鞠窮也

訕亂也

○鄭氏曰

惠順也戾乖也屈至也○毛氏曰闕息也○鄭氏曰

夷平易也○蘓氏曰違遠也○朱氏曰昊天不均而

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蓋無所

歸咎而歸之於天也雖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

已君子用其至則民之亂心息矣君子平其心則民

之惡怒遠矣

又曰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

歸之於天也

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

○釋文曰傭

韓詩作庸庸易也○東萊曰鞠誦大戾匪降自天皆

尹氏為之也民罹其害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也在

民視之則難在幽王為之則易進賢而退姦蓋為國

之至理而二者之情狀惟平其心者則見之也幽王

如幡然用其至則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怨息矣幽

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其罪而民之惡怒遠矣夫何難哉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鄭氏曰式用也言月月益甚也○毛氏曰病酒曰醒

成平也董氏曰國之有成其紀綱法令之所存此人主之所操也○鄭氏曰卒終

也○陳氏曰不愆弔昊天亂何時定方且與歲月俱生而使民不寧○鄭氏曰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醒矣

○王氏曰秉國成者王之事也○歐陽氏曰責幽王不自為政而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

孔氏曰王

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

○東萊曰前章既言去尹氏之易此章

復言王終不能去反使之長惡不已或者其天意乎故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言亂之甚憂之極也秉國成者其誰乎何為不自為政卒使尹氏之勞我百姓也蓋深尤幽王之專任尹氏也誰云者不敢斥王之辭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威威

子六反

靡所騁

敕領反

毛氏曰項大也○鄭氏曰威威縮小之貌騁馳騁也

○歐陽氏曰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

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東萊曰此章

言幽王既不悟賢者有去而已於是駕彼四牡而將

行四牡項領則馬之肥壯固可惟意所適也然我瞻

四方則威威靡所騁蓋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

可往之地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懾

音亦如相醕

市由

矣

朱氏曰茂盛也○鄭氏曰相視也視女矛矣言欲戰

鬪相殺傷也

矛解見秦無衣

醕如賓主飲酒相醕酢○朱氏

曰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鬪及既

夷平悅懾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醕酢不以為怪

也

孔氏曰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董氏曰此小人之常態也

○蘓氏曰

小人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

反芳服

怨其正

朱氏曰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蘓氏曰然尹氏猶不自懲艾乃反怨人之正已者言其為惡無有已也

鄭氏曰女不懲止女

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

○東萊曰此章篇將終矣故復嘆曰昊

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已者方且報復而未已吾是以憂吾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為身哉

家父作誦以究王訕式譌

五戈反

爾心以畜

許六反

萬邦

鄭氏曰究窮也譌化也畜養也○孔氏曰詩人之情

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

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

子亦此類也

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表其詩出於已以身當尹

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

○朱氏曰家父作為此

誦以窮究王致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

萬邦也○范氏曰攻其惡者正其心而已此所以為

幽王變雅之首

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

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東萊曰此章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

政音

月大夫刺幽王也○正月繁

扶袁反

霜我心憂傷民

之譌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癩

鼠音

憂以痒

羊音

毛氏曰正月夏之四月

孔氏曰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謂之正月周六月是夏

四月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

繁多也○鄭氏曰謠偽也孔將

甚大也○毛氏曰京京憂不去也

王氏曰京京大也

○呂氏

曰瘋憂幽憂也與下鼠思泣血文雖小異義亦同也

○毛氏曰瘁病也○范氏曰正月長養之月也繁霜

肅殺之氣也○孔氏曰覩天災為之憂傷○歐陽氏

曰降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謠言以害於國又甚

於繁霜之害物也○董氏曰霜降非時災降于上也

謠言非常禍起于下也上下相應如此則國亡無日

矣

李氏曰夏商之季至於漢唐之末天災謫見非不明甚民言謗譏非不深切而君臣未有覺悟者蓋

不如是則國不亡也

○歐陽氏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大夫言

已獨為王憂耳以見幽王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

憂懼也○長樂劉氏曰哀哉我之夙夜憂國顧無助

我者鼠病而憂在于穴內人所不知也我有癩憂至

於痒病人所不知也○董氏曰謠言石經作偽言○

東萊曰凡譸張為幻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謠言

父母生我胡俾我瘳

音庚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

莠

餘久反

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毛氏曰瘳病也○鄭氏曰自從也○王氏曰莠惡也

蓋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

蕪氏曰莠不實也

○毛氏曰愈

愈憂懼也

王氏曰愈愈憂甚之謂也

○王氏曰疾痛故呼父母而

傷已適丁是時也○鄭氏曰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

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謠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

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耳善也惡也同出其中謂

其可賤憂心愈愈我心憂如是與謠言者殊塗故見

侵侮也

蘓氏曰小人傾詐反覆無愧使我憂心愈愈日以益甚而反以侮我曰何至是

憂心惇惇

其營反

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

必政反

其臣僕哀

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毛氏曰惇惇憂意也

王氏曰惇惇獨也

○陳氏曰祿福也無

祿猶言不幸也○鄭氏曰辜罪也○朱氏曰并俱也

古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因為臣僕言不幸遭國之將亡與此

無罪之民將隨以淪陷而并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

人而受祿如鳥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

王氏曰民有欲

無主乃亂天生聰明時又王不能又而民無所得祿則釋王而從祿于他鳥之為物唯能食已則止其屋民之從祿將如此哀者哀其如此瞻者瞻其將然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之蒸反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

莫紅反既

克有定靡人弗勝

音升

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毛氏曰中林林中也○鄭氏曰侯維也林中大木之

處而維有薪蒸耳○爾雅曰夢夢亂也○朱氏曰皇

大也上帝天之神也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蘓氏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害於天下大家世族散為皂隸亦猶是也

王氏曰君之剝削於民而至於盡猶人之侵伐林木以致薪蒸者也

方在危殆之中視天之夢夢若無能為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

歐陽氏曰民今方危殆而仰瞻天則夢夢然而無所告

方其未

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為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定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不然天豈有所憎

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爾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謠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
信音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毛氏曰故老元老訊問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歐陽氏曰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故引以為言○李氏曰謂山為卑則有為山脊者有為大阿者而皆以為卑民之謠言變白為黑如此乃不懲

艾之何也○孔氏曰王既任小人不止譎言而愛好

鄙碎共信徵祥召彼元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

之事言其侮慢長老也

朱氏曰方且召彼故老而問之以不急之事○前漢藝文

志曰惑者不稽諸躬而忌妖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呂

氏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皆不信仁賢之實也○王氏

曰亂甚矣不知與故老圖此乃召而訊之占夢則其

迷亦甚矣唯其迷甚故君臣皆自謂聖而上下同德

如鳥雌雄無以相別也

孔叢子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

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為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

其欲反

謂地蓋厚不敢不躋

井亦反

維

號

音豪

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

暉鬼反

蜴

星歷反

毛氏曰局曲也

孔氏曰曲者曲身也

躋累足也

說文曰躋小步也

脊理

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以虺為蝮○毛氏曰蜴蝮

也

孔氏曰釋魚云蜴蝮蜥蜴名蜴蝮名守宮也李巡曰蜴蝮一名蜥蜴蜥蜴名守宮○董

氏曰陸璣以虺蜴為蝮蝮鄭康成以虺蜴為蜥蜴攷詩書以虺為蜴者

○朱氏曰遭世

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踏

家語曰孔

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地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

○王氏曰人號

呼而出斯局踏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有脊理○朱氏曰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

王氏曰當是時也人之害人者則為虺畏人者則為蜴矣

瞻彼阪

反音

田有苑

鬱音

其特天之抗

反五忽

我如不我克彼

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鄭氏曰阪田崎嶇境

反苦交

垆

反戶角

之處而有苑然茂

特之苗○毛氏曰抗動也仇仇猶警警

反五報

也

孔氏曰釋

訓云仇仇教教傲也郭璞曰皆傲慢賢者

○朱氏曰力猶用力也○李氏

曰視彼阪田崎嶇之處有苑然特盛之苗亦猶昏亂

之朝有挺然特立之賢者特立之苗特生於阪田之

中而天為風雨以抗動之惟恐其不勝

鄭氏曰謂其迅疾也

亦

猶賢者之特立而小人成羣思有以中傷之惟恐其

不及也

歐陽氏曰云天之抗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於天也

○蘓氏曰方其求

我以為法也如恐失我爾○孔氏曰其得我則空執

留我其禮待我警警然○蘓氏曰曾不力用我也書

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朱氏曰求

之甚艱而棄之甚易言其無常耳○鄭氏曰言其有貧賢之名無用賢之實

○歐陽氏曰

此章大夫自傷獨立於昏亂之朝也大夫既傷獨立
而知其無如之何故於下章遂及亡國之憂○釋文

苑作苑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力詔反之方

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音悅如呼悅反之

孔氏曰結纏結也○歐陽氏曰正政古用字多通○

毛氏曰厲惡也○毛氏曰火田為燎燎之方盛之時

炎熾燥怒也○毛氏曰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如姓也

威滅也釋文曰威齊人語也○鄭氏曰心憂如有結之者○歐

陽氏曰我心之憂如結而國之政何其惡也王氏曰厲危也

正危則以
邪勝故也

○李氏曰火之燎于原寧有能滅之乎今

也赫赫然之宗周而乃為褒姒所滅誠可駭也

朱氏曰赫

赫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

○毛氏曰幽王惑褒女以為后

詩人知其必滅周也

孔氏曰宗周未滅詩人以褒姒淫妬知其必滅周也

○歐

陽氏曰此詩上七章皆述王信譌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昏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

終其永懷又寤

求隕反

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

載

才再反

將

七羊反

伯助予

毛氏曰窘困也○孔氏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

人縛杖於幅以防輔車○鄭氏曰輸墮

許規反

也○毛

氏曰將請也伯長也○蘓氏曰幽王日為淫虐譬如

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朱氏曰陰雨則泥濘而車易

以陷也○毛氏曰大車重載又棄其輔○鄭氏曰乃

棄爾輔謂遠賢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

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

蘓氏曰幽王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

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 ○董

氏曰韓詩章句以窘為迫 ○東萊曰前章既言周之必亡矣此懷不能已復誨幽王曰此何等時乃棄賢者不以自助乎無至於傾覆而誨之也

無棄爾輔員

音云

于爾輻

方六反

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

絕險曾是不意

毛氏曰員益也 ○朱氏曰輔所以益輻也

孔氏曰當無棄爾之

車輔益於爾之輪輻○鄭氏曰屢數音朔也僕將車者也○歐陽

氏曰戒其無棄爾輔而益其輻又顧其僕使不覆所載者謂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今乃履絕險而不以為意則宜其覆矣○蘓氏曰告之而不信故又

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李氏曰不棄爾輔員于爾輻可謂慎矣猶以為未也而又

屢顧爾僕然後不至於多難今幽王乃終然踰於絕險之地而不以為意其忽於禍難可知矣○范

氏曰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為喻

魚在于沼

之紹反

亦匪克樂

音洛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音灼憂

心慘慘十感反

念國之為虐

毛氏曰沼池也○鄭氏曰炤炤易見也○毛氏曰慘

慘猶戚戚也○王氏曰魚在于沼其為生已蹙矣是

以匪克樂也○蘓氏曰君子立於衰亂之朝譬如魚

之在沼非其所樂○王氏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以

譬君子雖潛伏無所容也蹙而困之如此故君子憂

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也慘慘則幽愁之至也

孔氏曰賢者在

朝廷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之中又姓名聞徹不可以避莫知所逃○長樂劉氏曰魚雖然潛

伏於深淵亦為罔罟者所獲士雖隱晦於山林亦為羅織者所麗言危亂之世有道君子在朝不可也野不可也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文中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文中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為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

戶交反

洽比

毗志反

其鄰昏姻孔云念

我獨兮憂心慙慙

毛氏曰洽合也○孔氏曰比親比也○毛氏曰云旋

也慙慙然痛也○李氏曰小人有旨酒嘉穀和洽其

鄰里與其親戚周旋而我獨憂之昔人有言曰燕雀

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母子恬然

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羣居飲

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

王氏曰君子困蹙而小人得志有酒食以洽比其鄰

里怡懌其昏姻而昏姻甚稱說其為善則君子失志窮獨其憂甚矣慙慙則疾痛之至也○歐陽氏曰大

夫既自傷將及禍而又哀彼衆人不知危亡可憂而猶有以酒肴與其鄰里親戚為樂者而我獨憂也

釋文穀作肴曰本又作穀

此此彼有屋蔀蔀

此音

速音

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

於

遙反

是椽

陟角反

哿

哥我反

矣富人哀此惇獨

毛氏曰此此小也蔀蔀陋也○鄭氏曰穀祿也○朱

氏曰椽害也○毛氏曰哿可獨單也○孔氏曰此此

然之小人彼已有室屋之富矣其蔀蔀然窶陋者方

有爵祿之貴矣○王氏曰此此者有家而蔀蔀者方

且有祿未艾也而民反無祿○蘓氏曰民方無福故

天之夭孽並出而椽喪之

王氏曰此椽者椽害之也

富人猶可

勝也惇獨甚矣

李氏曰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財

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

○說文曰佻小貌從人從凶詩曰佻

佻彼有屋斯氏切○後漢書蔡邕釋誨云速速方轂

注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也○東萊曰勞役之甚者

又就其間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

苦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淺深故曰哿矣富人哀

此悖獨使民至是蓋甚可憐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毛氏曰交日月之交會

孔氏曰日月交會謂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

一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週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歷象為交食之法大

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然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鄭氏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食○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歷推之在幽王之六年○什方張氏曰詩有夏正無周正獨此詩為周正可乎漢歷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歷則有之議者疑其傳會而為此也○蕪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為純陰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孔氏曰古

之歷書亡矣今世有周歷魯歷者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年月往往參差是以

漢世通儒未有以厯考此辛卯日食者○毛氏曰醜惡也○蘓氏曰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朱氏曰此則係乎人事之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蠻夷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矣是以聖人於春秋每食必書而詩人亦以為醜也

孔氏曰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

為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

○王氏曰

月有盈虧則微矣彼月而微則固其所此日而微則非其常○鄭氏曰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

蘓氏

曰天變既見君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首被其患是以哀之也

日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鄭氏曰吉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

之者謂相干犯也

李氏曰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於黃

道是謂日墜月明則陰為之食矣凡日月之食者皆不用其常道

不用其良不用善

人也臧善也○孔氏曰猶言一何不善○王氏曰日月
告凶不用其行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故也月食
非其常也然比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為常也此日而
食則為變大矣李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月食則未嘗書豈月未嘗食耶亦以為常故爾

左傳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
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
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前漢劉向引詩曰日月鞠
凶不用其行

燿燿

于輒反

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

甫味反

騰山冢峯

祖恤反

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憺

七感反

莫懲

毛氏曰燿燿震電貌震雷也○朱氏曰寧安也令善

也

前漢李尋傳注雷電失序不安不善

○毛氏曰沸出騰乘也山頂曰

冢○鄭氏曰峯崔嵬

爾雅注峯謂山峯頭巉岩者

憺曾也○孔氏

曰幽王之時不但日食又燿燿然有震雷之電其聲

過常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山之冢頂高峯之上

卒然崔嵬者皆崩落高大之岸陷為深谷深下之谷

進出為陵

毛氏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陳氏曰因山頂之高者崩故陵谷由之以

改易所陳皆當時實事○朱氏曰災異之衆如此是宜

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謹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

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前漢劉向上疏曰天變見於上地變

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王

氏曰哀而怪之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側留反

子內

史蹶

俱衛反

維趣

七走反

馬槁

音矩

維師氏豔

餘瞻反

妻煽

音扇

方

處

鄭氏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槁皆氏

孔氏曰父及伯

仲是字之義番聚蹶槁單言又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

○朱氏曰卿士

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鄭氏曰司

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

六典皆卿也

孔氏曰王肅以此宰為小宰鄭司農宰夫注云詩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小

宰宰夫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以此知家伯是冢宰也此大率以官高為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

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

祿廢置殺生子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孔氏

曰序官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

之事○毛氏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前漢谷永云昔褒姒用國宗周

以喪豔妻嬌媚曰以不臧注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閭妻煽方處言厲王無

道內寵熾盛○班婕妤賦云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閭之為郵煽熾也○王氏曰求

變異所以用七子七子所以見寵用事則以豔妻煽

方處故也。豔妻言其配王以色而已，非以德也。煽言

其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言方處勢未變徙也。

鄭氏曰：王

淫於色，七子皆用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女謂行之甚也。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

○李氏曰：羣小人事，又有豔妻交結於內，則其勢蟠結不可解也。

○釋文：蹶作蹶。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墻屋，田

卒汙。

音烏萊

音來曰：予不戕。

在良反

禮則然矣。

朱氏曰：抑發語辭。○毛氏曰：時是也。○朱氏曰：作動

也。即就也。卒盡也。○毛氏曰：下則汙高則萊。

孔氏曰：汙者池。

停水之名禮記曰汙其宮而豬焉是也
菜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
○鄭氏曰戕

殘也○范氏曰前章備舉其朝之小人而皇父實尸

之其餘則以類聚而已○王氏曰言皇父所為自以

為是鄭氏曰言其不自知惡也故作我以徙而不即我謀乃徹我

墻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卒汙高者卒萊長樂劉氏曰何為於

我民居有大興作而不先即我民以謀之
○朱氏曰或曰廢其田宅以為池為園也
乃曰予不

狀女下供上役禮則然矣然則皇父豈肯自以所為

為不時乎鄭氏曰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

也過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

反式亮

擇三有事亶侯多藏

反才浪

不

愁

反魚覲

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毛氏曰向邑也

孔氏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

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

三有事國之三卿亶信也侯維也○

爾雅曰愁強也且也

鄭氏曰愁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

○朱氏曰徂

往也○王氏曰皇父甚愚而自謂甚聖故詩人因其

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

鄭氏曰皇父專權是以自比聖人

作都于向

徙民而作其邑也○孔氏曰皇父封於畿內當二卿

今立三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鄭氏曰禮畿內諸侯二卿○

毛氏曰皇父擇其國之三卿信維貧淫多藏之人鄭氏

曰三卿皆取聚斂之臣○王氏曰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則其用人維貨其吉也○鄭氏曰盡

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王氏曰不憖遺一老俾

守我王者不自強留一老人以留衛王則又不忠敬

之甚也孔氏曰皇父矜形勢盡將王官列職往向至向亦當反但去時盡將之耳○陳氏曰擇多

藏之人以為三公懼故老在位盡出之不遺一人以係我王漢靈帝時西園有三公之錢在幽王時此錢

歸之
向矣

○鄭氏曰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向○

董氏曰以實其邑也

黽

民允反

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五力反

下

民之孽

魚列反

匪降自天

子損反

沓

徒合反

背

蒲妹反

憎職競

由人

鄭氏曰囂囂衆多貌○孔氏曰孽災害也○蘓氏曰

導聚也沓重複也

毛氏曰導猶導導沓猶沓沓

○毛氏曰職主也

○鄭氏曰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

不敢自謂勞○蘓氏曰無罪猶且見讒而况敢告勞

乎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噶噶沓沓多言以相說

而背相憎專力為此者人也而豈天哉

陳氏曰噶聚談也沓猥并

也小人在位所以興孽未可歸於天也

如○前漢劉

向上疏曰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

噶噶

釋文噶噶作噶噶韓詩作噶噶

○說文曰傳聚也從人尊聲詩

曰傳沓背憎○釋文沓作噶

悠悠我里亦孔之痲

莫背反

四方有羨

餘前反

我獨居憂民

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毛氏曰悠悠憂也痲病也羨餘也○王氏曰徹通也

幽王之時天下病矣而我所居里則又甚病矣

又曰此所

謂譏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者也

○孔氏曰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

獨居此憂民莫不得優游自逸我獨不敢休息

王氏曰凡

民之不如也○李氏曰幽王之時豈四方之民盡皆饒羨優游大夫方言已之勤勞故為此辭學詩者當

逆之意

○王氏曰不通則以言其窮也其窮命也勉之

而已故不敢傲親屬之臣心不能已

陳氏曰不然則不應不去也

○董氏曰里顧野王作瘵○爾雅以瘵為病集注同之今毛以里為病蓋當毛作傳時字為瘵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

音政

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

非所以為政也

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蒼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

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與序絕異當

缺其所疑

劉諫議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比毛詩篇首多雨

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無衆也書曰庶草繁蕪說文

曰蕪豐也則雨衆多者其為政令不得一也故為正大夫之刺

浩浩

反古老

昊

反胡老

天不駿

音峻

其德降喪饑饉

其斬

斬伐

四國旻

反密巾

天疾威弗慮弗圖舍

音赦

彼有罪既伏其辜

若此無罪淪

音倫

胥

反息魚

以鋪

反普鳥

王氏曰浩浩廣大流通之意○毛氏曰駿長也穀不

孰曰饑蔬不熟曰饑○孔氏曰旻天上有昊天明此

亦昊天

又曰定本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
○釋文曰旻本有作昊天者非也

○鄭氏

曰慮圖皆謀也○蘓氏曰舍置也淪陷也○鄭氏曰

鋪徧也○蘓氏曰幽王之亂民之無罪而被旻災者

無所歸咎曰天實為之天之生物浩然其若無窮者

奈何不長其德既又生之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

之哉豈天怒之迅烈曾弗之慮而弗之圖乎彼有罪

者則既伏其辜矣置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

相與陷溺無不徧焉何也○董氏曰韓詩作薰胥以

痛章句曰薰帥也胥相也痛病也

前漢序傳云烏呼史遷薰胥以刑注

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帥古曰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

夷世反

三事

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

芳服反

出為惡

毛氏曰戾定也○鄭氏曰正長也

王氏曰周官八職一曰正六官之長

是也○毛氏曰勤勞也○孔氏曰三事大夫王肅以三

事為三公大夫謂其屬

李氏曰徐安道以謂周官曰三事暨大大舉三公及大夫

也○朱氏曰臧善也○毛氏曰覆反也○范氏曰周

宗者周為天下之宗也○王氏曰方是時周末滅而

曰既滅者其滅之形成故也

朱氏曰周宗姬姓之宗也既滅言將有易姓之

禍其兆既見矣

○范氏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

定矣正大夫離居去位也其下大夫勞於從事故曰

莫知我勤三事大夫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邦君

諸侯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幽王屏棄故老侮慢諸侯其大臣不使其諸侯不王故大夫憂之庶王之儆懼而用善反出於為惡莫之懲焉

孔氏曰君臣解體國將滅亡我

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而王反出為惡○董氏曰至此則宜反善矣庶幾其日望之而覆出為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毛氏曰辟法也○朱氏曰臻至也○鄭氏曰凡百君

子謂衆在位者○蘓氏曰幽王日益不悛君子呼天

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

鄭氏曰如何呼

昊天痛而愬之也為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范氏曰辟言不信法語不從也

如人恣行而

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既已憂之則又告其羣臣使

皆敬其身○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句恣自

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

朱氏曰凡百君子不可以王恣而自恣也亦各

敬爾身而已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左傳季文子曰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

不虐如賤畏于天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

在登反

我執

思列反

御懔懔

子感反

日

瘁

徂醉反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毛氏曰戎兵也遂安也

蕪氏曰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

○鄭氏曰

曾但也○毛氏曰執御侍御也

國語曰居寢有執御之歲○說文曰執狎

習相慢

瘁病也○鄭氏曰訊告也○孔氏曰兵寇已成

而不能禦而退之饑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鄭

氏曰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懔懔憂之大臣無念之者

王氏曰患難如此則凡百君子宜任其憂責然慘慘然日瘁則我執御而已蓋王所親厚聽用執御而已

則患難之憂非其
誓御誰肯任之

○朱氏曰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

王者雖王有問而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諧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恣乎○釋文懔懔作慘慘○東萊曰誓御如揚雄為郎於哀平之世是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

反尺遂

維躬是瘁

反祖醉

哿矣能言

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鄭氏曰瘁病也○毛氏曰哿可也哀賢人不得言○

鄭氏曰不能言言之拙也○李氏曰非出於舌之難

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

孔氏曰哀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言則忤物若出是

舌小人惡直將共害之

○毛氏曰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

俗如水轉流○朱氏曰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王

氏曰言小人佞而獲福也

又曰忠實之人辭不能自達而病其躬巧言之人以

能曲折應變無所疑止而俾躬處休矣○蘓氏曰言之忠者世之所謂不能言也常可人意者佞人之言

也此世所謂能言也○朱氏曰言此所以深嘆之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毛氏曰于往也○鄭氏曰棘急也○蘓氏曰人皆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幽王之世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

孔氏

曰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

息嗣反

泣血無言不

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王氏曰鼠思憂思也

范氏曰凡物之多畏惟鼠為甚

○毛氏曰無聲

曰泣血○蘓氏曰仕之多患也故君子有去者有居者不忍王之無臣與已之無徒也則告之使復遷于

王都去者不聽而以無家辭之居者於是憂思泣血患其出言而舉皆疾之無與和之者故詰之曰昔爾

之去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范氏曰君子閔周之

將亡故招其在下之賢者使遷于王都以繫天下之心○孔氏曰以其拒已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泣血

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為小人所見憎
疾故思汝爾何為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
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
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為辭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
六句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八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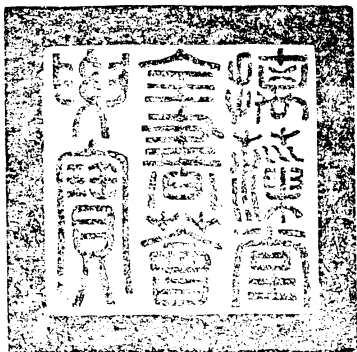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

謹案第九頁後三行可著熟灰中刊本熟訛熟據
孔疏改

第十八頁前一行牧人之職廢刊本牧訛特據鄭
箋改

第二十一頁後一行或亦世字叔刊本字叔訛叔
字據孔疏改

第三十五頁前七行此章大夫自傷獨立于昏亂
之朝也刊本朝亂二字互訛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騰錄監生臣王世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七十四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一 宋 呂祖謙 撰

小旻之什

密巾反

大夫刺幽王也

呂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言小者篇在小雅恐與

大雅相亂以別之今大雅止有大明餘篇疑亡

蘇氏曰小

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朱氏曰

此詩刺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將致亂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遘

音聿

何日斯沮

在呂反

謀臧

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其凶反

爾雅曰秋曰旻天○毛氏曰敷布也○朱氏曰猶謀

也○毛氏曰回邪也遘辟也○鄭氏曰沮止也臧善

也○毛氏曰邛病也○鄭氏曰言天禍迅烈遍于下

矣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

李氏曰幽王不畏天禍
偃然自若信用邪謀則

天之禍何
時而止也

○鄭氏曰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

也。○朱氏曰：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董氏曰：集注作謨，猷回適。

滄滄

許急反

訛訛

音紫

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

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之履反

蘇氏曰：滄滄言相和也，訛訛言相詆也。

爾雅曰：滄滄，訛訛，莫供職。

也。○前漢劉向上疏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朱氏曰：具猶俱也。○鄭氏曰：謀

不臧，則具是依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王氏曰：謀猶

如此則亦何所至乎至於亂而已

我龜既厭

於艷反

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

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鄭氏曰猶圖也○毛氏曰集就也○鄭氏曰匪非也

卜筮數而瀆龜龜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事

者衆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為不成訕訕滿庭而

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

人爭知而讓過

毛氏曰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范氏曰當其發言盈庭莫不

自以為能也使之執
咎則莫適在患也

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

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

孔氏曰謀而不行則

於道不進言而無
決則於事不成

○董氏曰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

不就集注亦作就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
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朱氏曰先民古之聖賢也○毛氏曰程法也○鄭氏
曰大猶大道也○毛氏曰經常也潰遂也○朱氏曰

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哉古語曰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

方九反

民雖靡臚

火吳反

或哲或謀或

肅或艾

音列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蘇氏曰止定也

范氏曰國雖靡止無所定也

臚大也

孔氏曰臚王肅讀為撫撫

大也無大有大言

○丘氏曰艾治也

朱氏曰艾與义同治也本鄭氏

少也撫喜吳反

說

○朱氏曰淪陷也○鄭氏曰胥相也○蘇氏曰雖

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昏

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昏敗

無能為矣譬如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淤腐者從之而

行苟不疏其源而潴蓄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陷溺腐

敗而已

呂氏曰今國與民皆有善有惡謀而擇其善可矣乃無所分別則善者亦混而同於惡如

泉流之清淪而為濁也

○釋文靡臚韓詩作靡腓猶無幾何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

符水反

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

兢己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毛氏曰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馮陵也他不敬小

人之危殆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

如履薄冰恐陷也○范氏曰人皆知虎不可暴而河

不可馮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也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者懼之甚也

左傳昭元年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注義取非唯暴

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荀子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

之謂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宛

於阮反

彼鳴鳩翰

胡旦反

飛戾天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毛氏曰興也宛小貌○陸氏草木疏曰鳴鳩班鳩也

○蘇氏曰翰羽也○毛氏曰戾至也○孔氏曰夜地

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

董氏以爲王墓說

○蘇氏曰二人文武也○歐陽氏曰此鳩雖小鳥亦

有高飛及天之志而王不自勉強奮起曾飛鳩之不
如以墜其先王之業○蘇氏曰君子憂傷念其先王

有懷文武哀其業之將墜也

孔氏曰文武創業垂統
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

憂念之也我從夕至明開發不能寢寐所思
者唯此文武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

○釋文

宛作菀○東萊曰念昔先人憫周室之將亡念其開
創之人也其人孰謂即文王武王二人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
命不又

毛氏曰齊正也。○孔氏曰聖通也。○毛氏曰克勝也。

○蘇氏曰彼昏斥幽王也。○陳氏曰富益也。

毛氏曰醉日而

富矣。○毛氏曰又復也。○朱氏曰言齊聖之人雖醉猶

溫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

鄭氏曰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

能溫藉自持以勝。○孔氏曰蘊藉定本箋作溫字舒

瑗云苞裹曰蘊謂蘊藉自持作溫者蓋古字通用

○長樂劉氏曰彼昏而不醒壹志于酒日增其甚故

曰壹醉日富。○王氏曰壹醉日富則用燕喪威儀而

臣下化之天命將改大福不再矣故戒以各敬爾儀

天命不又言各則并戒其君臣也

中原有菽

音叔

庶民采之螟

七丁反

蛉

音零有子螺

音果羸

力果反

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毛氏曰中原原中也菽藿也

孔氏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

之藿公食禮云鉶羹半用藿是也

螟蛉桑蟲也螺羸蒲盧也

陸璣草木疏曰

螟蛉桑上青蟲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螺羸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

持也○孔氏曰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云王者作

民父母故以民為子○鄭氏曰式用穀善也○李氏

曰上章既言天命不又故此申述天命無常之意○

鄭氏曰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

毛氏曰力采者則得之○鄭氏曰蒲盧取桑蟲之子

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

能治者將得之

蘇氏曰菽生中原民無有不獲采者螟蛉之子螺贏負之以為己子無難

也今王豈以天下之衆為王有也

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

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題

大計反

彼春令

音零

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

夜寐無忝爾所生

毛氏曰題視也脊令解見常棣○鄭氏曰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邁征皆行也○毛

氏曰忝辱也○歐陽氏曰告其速自改悔云譬如脊

令且飛且鳴自勤其身不少休息

前漢東方朔云士所以日夜孳孳敏

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鷩領飛且鳴矣

今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時

陳氏曰日

茲往矣月茲行矣日月不可易得○王氏曰日邁月征所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王亦宜夙

夜汲汲勉厲庶無忝辱於先王云所生者謂宣王也

○釋文無作毋

交交桑扈

音戶率場

大良反

啄

陟角反

粟哀我填

徒典反

寡宜岸

宜獄握

於角反

粟出卜自何能穀

歐陽氏曰交交者參雜相亂之謂也○毛氏曰桑扈

竊脂也○鄭氏曰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

其天性

孔氏曰郭璞云俗呼青雀背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

扈不食粟

○毛氏曰填盡也

鄭氏曰窮盡也

○蘇氏曰岸亦獄也

○長樂劉氏曰穀善也○歐陽氏曰此下二章則言

君子小人所苦以見舉國之人皆失所也

呂氏曰五章言下民

無告六章言善人不安也

彼桑扈食肉之鳥今無肉以食則相與

羣飛雜亂循場而爭粟有如國人失其常業而至於

窮寡乃相與爭訟而入於岸獄云宜者謂其勢不得

不然也

丘氏曰桑扈肉食者今循人之設場而啄粟喻肉食之貧也

○鄭氏曰我

窮寡之人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

其勝負

孔氏曰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

卜者問其勝負

○朱氏曰言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卜之曰

何自而能善乎

王氏曰方是時也填寡不能自直必闕則雖出卜自何能殺乎

○釋

文曰填韓詩作疹疹苦也岸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

之繫曰犴朝廷曰獄

說文作宜犴宜獄

○東萊曰獄事以輕

為善以重為不善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

之瑞反

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

兢如履薄冰

毛氏曰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墜也

董氏曰莊子以民木處則

惴惴

如臨于谷恐墮也○鄭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

子雖無罪猶恐懼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

步干反

刺幽王也大

音泰

子之傅

音付

作焉

趙氏孟子注曰小弁小雅

之篇伯奇之詩也

弁彼鸞

音豫

斯歸飛提提

是移反

民莫不穀我獨

于罹

力知反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毛氏曰興也弁樂也鸞卑居卑居雅鳥也

孔氏曰卑居又名雅

鳥性好羣聚郭璞曰雅鳥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鴨鳥

○孔氏曰此鳥名鸞

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苑彼柳斯以劉孝標之

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鷩斯之目是不精也

董氏曰師曠禽經有

鷩斯非以為辭也爾雅亦曰鷩斯鴉鷩也

○李氏曰楊子曰頻頻之黨甚於鷩斯

○毛氏曰

提提羣貌○鄭氏曰穀養也罹憂也○毛氏曰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咎將殺之○鄭氏曰樂乎彼雅鳥出食在野其飽羣飛而歸提提然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大子獨不○李氏曰凡民莫不得以相養而我獨見棄於父母曾鷩斯之

不如也。○毛氏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舜之怨慕，日

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趙氏孟子注曰：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呂氏曰：反於己而無罪。

父母之不我愛，何哉？求其說而不得，則不能無怨，故所以怨者乃所以慕也。

○朱氏曰：心

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

蹶蹶

徒歷反

周道鞠

九六反

為茂草，我心憂傷，惄

乃歷反

焉如

擣

丁老反

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

勑觀反

如疾首

毛氏曰：蹶蹶，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鞠，窮也。惄，思

也。○孔氏曰：擣，如有物之擣心也。○鄭氏曰：不脫冠

衣而寐曰假寐疾猶病也。○孔氏曰疾首頭痛也。○

李氏曰以周道之平易而盡鞫為茂草見其國之將

亡也猶漢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荆棘露沾

衣也皆預言之耳

長樂劉氏曰昔者周邦道路有四時之朝宗觀過車轍馬蹄蹂踐如

掌蹶蹶然坦平也今之諸侯無復來者故盡生茂草矣

○王氏曰怒馬如擣言

憂傷中其心如此。○朱氏曰精神憊耗至於假寐之

中不忘永嘆憂之之深未老而老也

長樂劉氏曰因憂而驟老也

疾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釋文曰擣韓詩作疔除

又反

維桑與梓

音子

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

音燭

于

毛不離于裏

音里

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朱氏曰桑梓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王氏

曰尊父故言瞻親母故言依也○孔氏曰屬連屬也

○朱氏曰毛體膚之餘氣未屬也○王氏曰離麗也

○朱氏曰裏心腹也○鄭氏曰辰謂六物之吉凶

孔氏

曰言我初生之辰有所值故知謂六物也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服虔以為

歲歲星也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
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 ○蘇氏

曰見父母之有所植猶不敢不敬况於父母之無不

瞻依也哉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離屬乎

毛氏

曰父之所樹己尚不敢不恭敬○朱氏曰然父母之
不我愛豈我不屬於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
之裏乎○孔氏曰大子為父所放爾非母放之
而并言母者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 ○朱

氏曰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之辰不善哉
何不祥至是也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

音條嘒嘒

呼惠反

有漼

于罪反

者淵萑

音丸葦

韋鬼

反 淠淠

孚計反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戒音

心之憂矣不遑

假寐

朱氏曰菀茂盛貌。毛氏曰蝸蟬也。嘒嘒聲也。漙深

貌。淠淠衆也。鄭氏曰屆至也。遑暇也。柳木茂盛則

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蘇氏曰物

之大者無所不容而王獨不容其子

今太子不為王所容而見放逐狀

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者也

王氏曰舟流者蕩漾

而無所止也孟子所謂若窮人無所歸也

○長樂劉氏曰初猶假寐此則

不遑其禍亟矣。○董氏曰：崔葦韓詩作崔葦。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

其宜反

雉之朝雊。

古豆反

尚求其雌，譬

彼壞

胡罪反

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孔氏曰：斯辭也。○毛氏曰：伎伎，舒貌。○鄭氏曰：雊，雉

鳴也，尚猶也。○毛氏曰：壞，癘也，謂傷病也。

孔氏曰：爾雅云：癘，木

符萋某氏曰：詩云：譬彼癘木，疾用無枝。符萋，疳，偃內疾，癘，磊，郭璞曰：謂木病。疳，偃，癘，踵，無枝條者。癘，胡罪反。萋，力侯反。疳，烏皇反。

○鄭氏曰：寧猶曾也。鹿之奔

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雉之鳴猶知

求其雌○蘇氏曰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恩於其親者親之不可去非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獨棄后而逐太子兀然如壞木之無枝而曾莫之顧何也○王氏曰其憂如此王晏然莫知也

相息亮

反彼投兔

他故

尚或先

蘇薦

反之行有死人尚或瑾

音觀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音之

蘊

鄭氏曰相視也行道也○孔氏曰瑾埋藏之名

毛氏曰瑾

路冢也。○孔氏曰埋於路傍故曰路冢。左傳曰道瑾相望是也。

○鄭氏曰君子斥幽

王也秉執也。○毛氏曰隕墜也。○王氏曰兔見迫逐

而投人人宜利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得辟逃

劉氏曰兔

為人所驅急投人人哀其窮則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今俗猶言飛鳥入懷勿殺殺之不祥此投兔之比

行路之死人人宜惡而違之乃或瑾之使免暴露者

惻隱之心人所宜有故也

鄭氏曰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孔氏曰謂不與走

獸死人有相知其心不忍耳

○朱氏曰幽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

投免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

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疇

市由反

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倚

寄彼反

矣析薪地

敕氏反

矣舍

音捨

彼有罪予之佗

吐賀反

矣

鄭氏曰疇旅疇也

孔氏曰

酬酢皆作酬此作疇者古字得通用疇有二等既酢而酬賓

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也

惠愛也

○朱氏曰舒緩也究察也

○孔氏曰倚者倚也畏木倒以物倚其巔也○鄭氏

曰地謂觀其理也

孔氏曰地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

○毛氏曰佗

加也

孔氏曰含有罪而以罪與他人是從此而往加也

○孔氏曰幽王信褒

姒之讒曾不思審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相醕得即飲之幽王心不愛太子之故聞讒即逐不肯安舒○

朱氏曰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毛氏

曰伐木者倚其巔析薪者隨其理

鄭氏曰倚其巔者不欲妄踏之析薪

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過太子不如伐木析薪

○王氏曰伐木析

薪非愛之也然亦不可以無理言王以讒故過己無理又伐木析薪之不如也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者言

以不舒究之故舍彼有罪之讒人而加己以非其罪
此所謂無理也

莫高匪山莫浚

蘇俊反

匪泉君子無易

夷鼓反

由言耳屬

音燭

于垣

音袁

無逝我梁無發我筍

音苟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毛氏曰浚深也。○陳氏曰由言言之所由發也。○朱

氏曰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

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

右而生讒譖也

陳氏曰王無輕發言小人之為讒者尚屬耳於垣壁間以窺伺之讒賊之

生也亦伺君子之向背如何耳王於是卒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

故告之曰母逝我梁母發我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王氏曰母逝我梁母發我苟者太子放逐而其憂

終不忘國也

蘇氏曰恐褒姒伯服之害其成業故告之以無敗梁苟猶谷風之義也

○

毛氏曰念父孝也左傳大叔文子曰詩所謂我躬不

閱遑恤我後○東萊曰唐德宗將廢太子李泌諫之

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

王太子危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

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
言語以為階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悠悠昊天
曰父母且七餘反無罪無辜亂如此憫火吳反昊天已威予
慎無罪昊天泰憫予慎無辜

李氏曰悠悠言天遠大之意○歐陽氏曰且語助○
毛氏曰憫大也○鄭氏曰已泰皆言甚也○歐陽氏

曰慎謹慎也大夫傷遭亂世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
悠悠昊天為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之
世○李氏曰上天降喪亂亦甚威甚大矣然我其實
畏謹無罪也○朱氏曰此自訴之辭欲其察己也

亂之初生僭

側蔭反

始既涵

音含

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

如怒亂庶遄

市專反

沮

亂呂反

君子如祉

音耻

亂庶遄己

朱氏曰僭始不信之端也

鄭氏曰僭不信也

○毛氏曰涵容

也○丘氏曰君子幽王也○毛氏曰遄疾也沮止也

祉福也

朱氏曰祉猶喜也

○蘇氏曰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

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

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

陳氏曰小人以不根之言搖動

君子人君不為之別白遂致並蓄於胃次而涵之於疑信之間日月既久心志惑移猜忌之心不能不生猜忌既久則心所疑惑者往往以為有驗○朱氏曰君子見讒人之言若

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

之

鄭氏曰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

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

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

君子屢

力住反

盟亂是用長

丁丈反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

言孔甘亂是用餽

音談

匪其止共

音恭

維王之邛

其恭反

鄭氏曰屢數也。○毛氏曰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

相要也

朱氏曰盟邦國有疑則殺牲軟血告神以相要束也

○鄭氏曰盜謂小

人也

孔氏曰讒者小人因以盜名之

○毛氏曰餽進也。○鄭氏曰邛

病也。○王氏曰不能如怒如祉以明是非好惡而誣

罔誕謾衆至則任賢安能勿貳去邪安能勿疑既貳

且疑豈免屢盟屢盟而不知反本此亂之所以長也

李氏曰考之春秋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之君臣相疑不能察其實而但為盟誓適所以長亂也

穿窬之類伺隙抵巇以罔善人而君

子信讒此亂之所以暴也○孔氏曰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險盜之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也○朱氏曰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而已○董氏曰止共韓詩作止恭

奕奕

音亦

寢廟君子作之秩秩

音帙

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

心予忖

七損反

度

待落反

之躍躍

他歷反

冕

士咸反

兔遇犬獲之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奕奕大貌。○孔氏曰周禮注

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寢廟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

朱氏曰秩秩序也。○鄭氏曰猷道也。○王氏曰莫定

也。○孔氏曰躍躍然跳疾。○毛氏曰冕兔狡兔也。

孔氏

曰蒼頡解詁云冕大兔也大兔必狡猾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

謂○孔氏

曰遇犬者言兔逢犬則被獲耳王肅云言其雖勝躍

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鄭氏曰此四事者

言各有所能也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爾

○朱氏曰此章言讒人之心我既皆得之無所隱情

而前後六句皆反覆興此耳史記春申君書曰詩云

趯趯兔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

注韓嬰章句曰趯趯

往來貌

荏而甚反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

歐陽氏於虔反

數所主

反以支反之蛇蛇

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

音黃

顏之厚矣

毛氏曰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朱氏曰行

言行道之言也。○歐陽氏曰：蛇蛇乃舒遲安閑之貌。

○鄭氏曰：碩大也。○歐陽氏曰：柔木比柔善之人。王宜愛護，使得樹立，勿縱讒邪傷害之也。往來行言，心焉數之云者，謂往來行路之言焉，足聽納於心也。○

蘇氏曰：小人蛇蛇然，徐為大言。○歐陽氏曰：徐緩敢為大言出口而無忌憚。○王氏曰：讒人言巧，其聽之可樂如笙簧然，頑不知耻，其顏厚矣。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此之謂也。○東萊曰：善人易搖。

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柔木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
如聽行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路之言者或歌或詈
如風過耳心焉嘗數之乎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
如簧顏之厚矣既不為其所惑坐見其情態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

音

無拳

音

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

虺

市勇反

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鄭氏曰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毛
氏曰水草交謂之麋拳力也○鄭氏曰職主也○毛

氏曰𦞑

戶諫反

瘍

音羊

為微腫足為尪

鄭氏曰

居下濕之地故生微尪之疾

○孔氏曰郭璞云𦞑脚脛也瘍瘡也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為脛戶定反

○鄭氏曰猷

謀也將大也

○蘇氏曰時有是人也○朱氏曰居河

之麋則非高明

愷音

之地也○孔氏曰既無拳力

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為此亂之階梯也此

人既脚𦞑有微之疾而足跗

音敷

有尪之疾爾假有勇

伊何能為汝作為讒佞之謀大多汝所與聚居之徒

衆幾何許人而能為此○說文曰瘡脛氣

音氣

足腫詩

曰既微且瘡○東萊曰詩人指讒人言曰彼何人也其居至陋其力至怯乃主為亂階况加以微瘡之病則其所謂勇者亦何所至哉為謀雖曰大且多爾所居之徒幾何則為之謀者亦不衆也此非特賤讒人之辭盖言其本易驅除特王不悟耳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鄭氏曰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孔氏曰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

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則蘇國在溫春秋時
蘇稱子此云公者子蓋子爵而為三公也

王氏曰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不忠於其君不義於
其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作是詩絕之其絕之也不
斥暴公也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
已蓋交際之道其絕也當如此而已既絕矣又告之
以及爾如貫諒不我知欲出三物要之以詛而作為
好歌以極反側不殆於棄言乎哉蓋君子之遇人也
仁而不忤暴公之譖我則喪其本心諒不我知故也

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我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己甚我豈若小丈夫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鄭氏曰孔甚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

蘇氏曰梁

橋也○朱氏曰彼何人斯不欲斥其人而言也○孔氏

曰其心孔艱其持心甚難知也○朱氏曰逝我梁則

必過我門然而不入者其必有故矣既而詰其所從者則暴公也夫以從暴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

也明矣

呂氏曰託過門不入之喻以道其反側之情情之不直譏我必矣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言

音彥

我始者不如

今云不我可

鄭氏曰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已得譴讓也女即不為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丘氏曰始者與我情

意厚今乃不入我門是始者不如今也其云不我可

乎疑之矣

蘇氏曰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
不
畏于天

毛氏曰陳堂塗也

孔氏曰釋宮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

○鄭氏

曰女即不為何故近之我庭使我得聞女之聲音不
得覩女之身乎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
未察之辭

彼何人斯其為飄避遙反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

梁祇

音攪交卯支攪反

我心

毛氏曰飄風暴起之風也○鄭氏曰祇適也○毛氏

曰攪亂也○朱氏曰言往來之疾若飄風然○鄭氏

曰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

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朱氏曰自北自南則

與我不相值也今乃逝我之

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

紀力反

行遑脂

音支

爾車壹者

之來云何其盱况于反

鄭氏曰遑暇亟疾盱病也。○孔氏曰極其情以疑之

我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閒暇而舍息止

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何暇而脂汝之車。○鄭

氏曰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壹者之來見我於汝亦

何病也。蘇氏曰壹來見我於汝何病哉。○朱氏曰行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云盱豫悔三都賦

云盱衡而誥是也何不一來見我如何而使我望汝之切乎○東萊曰謂汝行之

緩乎何為不少舍息而見我也謂汝行之急乎何為

復有暇而脂車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

夷鼓反

也還而不入否

方九反

難知也壹

者之來俾我祇也

鄭氏曰還行反也祇安也○朱氏曰爾之往也既不

入我門矣○丘氏曰儻爾還而入則我心平易無疑

王氏曰入則我心平易而不之怨也

今還而不入謂不諧我則難知

董氏

曰過我門矣而不入雖曰不為諧害其可得而知乎

○朱氏曰其或一來見我

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辭益緩若不知

其為諧矣。○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施善也。

伯氏吹壎

况袁反

仲氏吹篳

音池

及爾如貫

古亂反

諒不我知

出此三物以詛

側助反

爾斯

鄭氏曰：伯仲喻兄弟也。○毛氏曰：土曰壎，竹曰篳。

孔氏

曰：壎，周禮小師職作壎。古今字異耳。注云：壎六孔，燒土為之。爾雅釋樂云：大壎謂之詔。郭璞云：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小者如鷄子。釋樂又云：大篳謂之沂。郭璞云：篳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八分。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小師注：篳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壎。蘇成公作篳。蘇周古史考云：古有壎，篳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壎。蘇成公善篳。詔居弔反，稱尺證反，錘直危。

反○李氏曰世本古史考見此詩言伯氏吹埙仲氏吹篳遂為此說皆求詩之過也如貫如物

之在繩索之貫也

董氏曰如貫弁貫珠皆以繩結之

○朱氏曰諒誠

也○毛氏曰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王氏

曰出此三物蓋若鄭莊公令出雞犬豶以詛毛遂取

雞狗馬之血以盟也蓋古盟詛如此也○孔氏曰詛

小於盟左傳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閔

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盟國人於亳社詛

諸五父之衢○孔氏曰與女義如兄弟和如壘篳勢相次

比如物之在貫

鄭氏曰俱為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貫也

女豈誠不我

知而譖我哉苟誠不我知也則出犬豕雞三物以詛

之可也

孔氏曰若實不諧者則當共出犬豕雞之三物以詛盟使讒否有決令我不疑

為鬼為蜮

音域

則不可得有覩

土典反

面目視人罔極作此

好歌以極反側

毛氏曰蜮短狐也

孔氏曰洪範五行傳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陸璣疏曰一名射影江

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 覩姑 戶刮反

也

孔氏曰說文云覩面見人姑面覩也然則覩與姑皆面見人之貌

○鄭氏曰好善

也○孔氏曰反側者翻覆不正直之義○歐陽氏曰

汝隱匿形迹能使我不可見不覺如鬼蜮之肆害於人

乎我則不得而知汝今汝乃人爾日以面目與我相

視無窮極不可秘藏我安得不知汝之諧我乎○鄭

氏曰作八章之歌求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

孔氏曰作此八

章之善歌窮極爾反側之情○王氏曰作是詩將以絕之也而曰好歌者唯其好也是以極求其反側極其反側非惡之也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孔氏曰後宮稱永巷是宮

內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陳氏曰巷伯寺人之長者也詩名巷伯以寺人解之明巷伯即寺人也

○呂氏曰寺人近習也近習日見于君然猶傷於讒則幽王之不明可知○董氏曰當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如蘇公小臣傷於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兼列於此著其所以亂也

萋七西兮斐

孚匪反

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

音泰甚

毛氏曰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

鄭氏曰錦文者文如餘泉

餘蚺之貝文也蚺直基反○孔氏曰錦而連貝故知為貝之文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蚺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餘蚺貝甲黃為質白為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為質黃為文彩陸璣疏云貝水介蟲也其文彩之異小大之殊甚衆古者質貝是也今九真交趾以為杯盤寶物○鄭氏曰喻讒人集

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李

氏曰喻讒人織其罪也。○朱氏曰彼為是者亦已太

甚矣。○說文曰縷白文貌詩曰縷兮斐兮成是貝錦

哆昌者反兮侈尺是反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蘇氏曰哆侈皆張也。毛氏曰哆大貌。○說文曰侈張口也。○孔氏曰侈者因物而大

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上謂之侈袂。○毛氏曰南箕箕星也。鄭氏曰箕星哆然踵

狹而舌廣。○孔氏曰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鄭氏曰適往也。○陳氏曰

南箕之星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名爾貝錦南箕

皆曰成是者言我本無是實因萋斐張大以成之爾

○鄭氏曰誰往就汝謀乎恠其言多且巧○董氏曰
崔靈恩集注侈兮哆兮說文作鈔兮哆兮鈔曲也一

曰鬻鼎

緝緝

七立反

翩翩

音篇

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毛氏曰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

長樂劉氏曰緝緝言能縷析萋斐以

成經緯也翩翩言念念為譖如高飛之禽翩翩不能自己也

○孔氏曰口舌緝緝

然往來翩翩然謀欲為讒譖以害人○李氏曰此言
讒人之意惟欲譖人爾無它營為也○陳氏曰譖人

者自謂得意更宜保慎爾言○王氏曰不慎爾言則聽者有時而悟謂爾不信矣

捷捷幡幡

芳煩反

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毛氏曰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

陳氏曰捷捷儼利貌幡幡

反覆貌

○王氏曰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者上好譖則固

將受汝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既遷而及汝矣

董氏

曰譖人者人亦譖之使王好讒故得譖人以自逞然人誰不欲逞乎則其移於女也不久矣

○曾

氏曰謂爾不信既其女遷皆君子忠告之辭○說文

作聳聳幡幡聳高語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毛氏曰好好喜也○蘇氏曰草草憂也○王氏曰驕

人好好勞人草草者驕人諧行而得意勞人遇諧而失度其狀如此也○李氏曰呼天而告之曰察此驕人之有罪乎憫此勞人之無辜乎

彼諧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諧人投畀

必二反

豺

士皆反

虎豺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毛氏曰投棄也。○說文曰豺狼屬狗聲。○毛氏曰北

方寒涼而不毛

孔氏曰擲于有北寒鄉使凍殺之

昊昊天也。○朱氏

曰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

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鄭氏曰有北

不受投畀有昊付與昊天制其罪也。○孔氏曰緇衣

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

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楊園之道猗

於綺反

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

子敬而聽之

毛氏曰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

孔氏曰釋丘云如畝畝丘李巡

曰謂丘如田畝曰畝丘也

○孔氏曰寺人字孟子○王氏曰楊園

下地以况卑人畝丘高地以况大臣欲陵畝丘則必
道楊園言將譖大臣必始於卑人也○孔氏曰於時
王都之側盖有此畝丘詩人見之而為辭也○劉氏
曰讒人罔極不獨譖己而已必將上及大臣骨肉但
先自己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其後王后太

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

章六句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長樂劉氏曰天子之於天下無

他職也厚其人倫皇建厥極人君之所以夙夜者也是故朋友道絕則琢磨之義不行琢磨之義不行則人不會其有極而歸其有極矣於是君得以遂其不君臣得以遂其不臣父得以遂其不父子得以遂其不子兄得以遂其不兄弟得以遂其不夫婦得以遂其不夫婦皆由琢磨之義不行而習以成俗莫知以為耻也乃至人倫悖亂亡國喪身而弗可救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絕非天子之職歟其曰刺之不亦宜哉○呂

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習
人之交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則莫非小人之交

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

反 丘勇

將懼維予與女

音汝

將安將

樂

音洛

女轉棄予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

風將且也○孔氏曰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

益也○毛氏曰風雨相感朋友相須

鄭氏曰風而有雨則潤澤行○

孔氏曰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雨共為潤

○丘

氏曰在危難恐懼則相親愛曰維予與女謂與己厚

也。○孔氏曰：纔得且安，且樂汝便轉更棄我乎。○毛

氏曰：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

鄭氏曰：棄，恩忘，舊薄之甚。

○東萊曰

朋友之義出於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玩習習谷風，維風及雨之辭，其義蓋可識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

徒雷反

將恐將懼，寘

之鼓反

予于懷。將

安將樂，棄予如遺。

毛氏曰：頽，風之焚輪者也。

孔氏曰：釋文云：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焱。○孫炎曰

迴風從上下曰頽迴風
從下上曰焱焱必遙反

○鄭氏曰寘置也○毛氏曰

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

孔氏曰頽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

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相率而成也○王氏曰風之扇物則因其勢而相高朋友相汲引則

德義相高

○鄭氏曰置我於懷言至親己也如遺

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東萊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所謂維風及頽此其一端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

祖回反

鬼

五回反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危於

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毛氏曰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

死葉萎枝者

孔氏曰長物之盛莫過夏時不能無不萎死者

○鄭氏曰喻朋

友安能不時有小訟

孔氏曰良朋成就之德雖大然無能使色不有怨者無能使辭

不有訟者

○朱氏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言其所被者廣

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况於朋友豈可以忘

大德而思小怨乎

劉氏曰天地之功有所不足奈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乎○呂氏曰

生物之恩及於崔嵬之山不知以為德一草一木偶
然死絕則怨其恩之不足此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也
○鄭氏曰大德切磋
以道相成之謂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音莪五河反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朱氏曰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
人如此○李氏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
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咎

責怨慕哀痛如此苟不為母所棄不為父所逐不因
於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矣觀詩者當以此
類求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呼毛反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毛氏曰興也蓼蓼長大貌莪解見菁菁者莪蒿解見
鹿鳴○歐陽氏曰周人苦於勞役不得養其父母者
見彼蓼蓼然長大者非莪即蒿皆草木之微者其茂
盛如此由天地生育之功也思我之生也父母養育

我者亦劬勞矣而我不得終養以報也。○東萊曰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也。孟郊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似醉反

毛氏曰蔚牡蒿去刃反也陸璣草木疏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

紫赤八月為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鄭氏曰瘁病也

餅蒲丁反之罄苦定反矣維音雷之耻鮮息淺反民之生不如

死之久矣無父何怙音戶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毛氏曰餅小而罍大

孔氏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

罄盡也鮮寡也

○鄭氏曰恤憂靡無也○王氏曰餅譬則民也罍譬

則君也餅之罄則罍之耻民之窮則君之羞○呂氏

曰鮮猶窮獨之義言窮獨而從役其生不如死也○

孔氏曰所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

○長樂劉氏曰出則銜無窮之恤○曾氏曰入則靡

至無所歸投也

孔氏曰己無父母出門則中心銜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是

其所以悲恨也

○說文曰窳空也詩曰甄之窳矣去徑切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

音撫

我畜

喜郁反

我長我育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毛氏曰鞠養也○孔氏曰拊拊循也

長樂劉氏曰防其驚也則拊之

○朱氏曰畜亦養也○鄭氏曰育覆育也

孔氏曰謂其寒暑或

身體媪之覆近而愛育焉

顧旋視也

孔氏曰謂去之而反顧也

復反覆也

丘氏曰顧

旋視復反覆不能暫捨也

腹懷抱也

孔氏曰謂置之於懷抱○毛氏曰腹厚也

父兮生

我者本其氣也○李氏曰拊我畜我而下皆重複言

生育之恩也○朱氏曰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

而父母之恩如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南山烈烈飄

避遙反

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王氏曰南山之氣烈烈○丘氏曰烈烈氣之寒○毛

氏曰發發疾貌○鄭氏曰穀養也○蘇氏曰虐政之

病人如大寒之視南山而聞飄風○歐陽氏曰南山

烈烈望之可畏也飄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

鄭氏曰民人自

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

○王氏曰民莫不穀我獨

何害傷已獨不得終養也

朱氏曰我獨何為遭此害也

○孔氏曰

它得孝養已獨寒苦此怨者之常辭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王氏曰南山之勢律律盖萃

子恤反

律音

律音

之謂也○毛

氏曰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

陳氏曰弗弗動貌

○鄭

氏曰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

徒南反

大夫作是

詩以告病焉

孔氏曰譚國在京師之東○杜氏左傳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有饑蒙

簋

音執

殮

音孫

有

捋

音蚪

棘

匕

必履反

周道如砥

之履

砥

之履反

其直如矢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瞻

音卷

言顧之潛

所姦反

焉

出涕

音體

毛氏曰興也饜滿簋貌殮熟食謂黍稷也

孔氏曰禮之通例皆

簋盛稻梁

簋盛黍稷

捋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

孔氏曰雜記云

匕用桑長三尺謂喪祭也吉禮用棘鼎實煮肉也煮

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

其肉之腓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謂

出之鼎升之於俎也棘木赤心

○孔氏曰砥謂礪

石言其平也禹貢曰礪砥砮

音奴

丹矢則言其直君子

小人在位與民庶也○毛氏曰瞻反顧也潛涕下貌

○蘇氏曰思先王之世諸侯富足其簋之飧饜然其

鼎之匕掬然

孔氏曰言有饜然滿者簋中黍稷之飧也有掬然長者棘木載肉之匕也

○

歐陽氏曰周道平直而賦役均○李氏曰在位之君

子則履而行之在下之小人則瞻而視之○鄭氏曰

此事在乎前世過而去矣從今顧視之為之出涕傷

今不如古也

蘇氏曰當是時也周之所以取於諸侯者平均正直凡今之君子猶及行之小

人猶及見之至於幽王遂不然是以顧之而出涕也

小東大東杼

直呂反

柚

音逐

其空糾糾

居黝反

葛屨

九具反

可以

履霜能徒彫公子行彼周行戶郎既往既來使我心

疚音救

蘇氏曰自周視諸侯皆東也○孔氏曰杼持緯者也

說文曰盛緯器

○董氏曰柚卷織者朱氏曰柚受經者也○毛氏曰空

盡也○董氏曰糾糾䟽貌○鄭氏曰葛屨夏屨也孔氏

曰夏日之葛屨

○朱氏曰能輕薄不耐勞苦之貌呂氏曰能

傲之貌

○毛氏曰公子譚公子也陳氏曰公子不必諸侯之子貴者之稱也

○呂氏曰行即道也周行周之道路朱氏曰周行大路也○鄭

氏曰疫病也賦歛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蘇氏曰小

大皆取於東東人之杼柚空矣

董氏曰譚為東方小國土地之出麻絲其

重也○歐陽氏曰至於窮乏以葛屨而履霜○王氏曰

公子不宜服役今公子行彼周之道路則餘人可知矣○朱氏曰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有洌

音列

洌音執泉無浸

子鳩反

穫戶郭反

薪契契

苦計反

寤歎哀

我憚

丁佐反

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毛氏曰洌寒意也側出曰洌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

憚勞也。○鄭氏曰尚庶幾也。○朱氏曰載載以歸也。

○歐陽氏曰此告病之辭也。○孔氏曰冽然寒氣之

汎泉無得浸漬我所穫之樵薪以浸之則濕腐不中

用也。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寐之中嗟哀憐我譚國

勞苦之民極斂之則困病也。○蘇氏曰薪已艾矣而

復浸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

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釋文浸作寢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

音賈

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

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力彫是試

朱氏曰東人諸侯之人也○鄭氏曰職主也朱氏曰職專主

也○毛氏曰來勤也孔氏曰來勤釋詁文以不被勞來為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杖杜

以勤歸即是勞來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也舟人舟楫之

人○孔氏曰私人皂隸之屬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以臣○毛氏曰試用也○鄭氏曰東人勞苦而

不見謂勤孔氏曰東國之子主為勞苦盡財以供王賦而曾不見謂以為勤以譚人空竭為常

不愧之也○歐陽氏曰周人方事侈富潔其衣服以相誇

至於棹舟之賤亦衣熊羆之裘而私家之人皆備百

官而祿食

王氏曰私人之子試於百僚則是絕功臣之世棄賢者之類寔賤者用事而貴也

○朱氏曰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

胡犬反

佩璲

音遂

不以其長維天

有漢監

古斲反

亦有光跂

丘鼓反

彼織女終日七襄

毛氏曰鞞鞞長貌璲瑞也

鄭氏曰佩璲者以瑞玉為佩○後漢輿服志曰古者

君臣佩玉五伯迭興戰兵不息解去紘佩留其係璲以為章表故詩曰鞞鞞佩璲此之謂也紘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為

大佩衝牙雙瑤璜皆以白玉

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

孔氏曰揚泉物理論

云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

○鄭氏曰監視也

○毛氏曰跂隅貌○朱氏曰織女星名在漢旁

孔氏曰孫

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

○鄭氏曰襄駕也駕

謂更其肆也從旦至暮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

孔氏

曰肆謂止舍處天有十二次日月星辰所止舍也在天為次在地為辰星之行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朱氏曰東人或饋之以酒西人曾不

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鞞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

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

歐陽氏曰譚人仰訴於天言我

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監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雲漢之光者謂不能下監也

而織

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爾○董氏曰古爾雅曰皐皐

瑁瑁刺素餐也釋曰瑁瑁佩璲則古字作瑁今爾雅

文作鞞○說文跂項也頭項也

項頭不正也

詩曰跂彼織

女去智切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

華板反

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

明西有長庚有掾天畢載施之行

戶郎反

毛氏曰報章反報成章也睨明星貌

孔氏曰睨然而明

河鼓

謂之牽牛

孔氏曰爾雅以河鼓牽牛為一星李巡孫炎以為二星不知其同異

○丘氏

曰服箱猶言駕車也

朱氏曰易曰服牛乘馬

○毛氏曰箱大車

之箱也

孔氏曰兩較之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克箱是車內容物之處

日

旦出謂明星為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

長樂劉氏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啟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李氏曰鄭樵云啟明金星長庚水星

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掾畢貌畢所以掩兔也

孔氏曰鴛鴦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畢翳無出國門是田器也

天畢畢星也○鄭

氏曰行行列也○歐陽氏曰天雖有織女不能為我

織而成章

鄭氏曰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
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孔氏曰織之用

緯一來一去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車而輸物雖有
是報反成章

啟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營作

鄭氏曰啟明長
庚皆有助日之

名而無實光也

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

孔氏曰在天
之畢徒施於

二十八宿之行列而
已何曾見其掩兔乎

○朱氏曰至是則知天亦無若

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

波我反

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

音酒

壤維南有箕載翕

計急反

其舌維北有斗西柄

彼病反

之揭

居竭反

朱氏曰箕星夏秋之間見於南方斗北斗也○毛氏

曰挹斛

矩于反廣雅云酌也

也○鄭氏曰翕猶引也○董氏曰

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為斗三星為柄垂而下揭故曰揭○朱氏曰斗西柄亦秋時也

○歐陽氏曰雖有箕不能為我簸揚糠粃雖有斗不能為我挹酌酒漿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朱氏曰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辭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古又反禍怨亂並

興焉

董氏曰韓詩作四月歎征役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

寧忍予

朱氏曰興也○李氏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毛氏

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

孔氏曰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

中○朱氏曰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先祖豈非人

乎而何寧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辭也

王氏曰先

祖匪人乎亦人爾則不宜忍其後使之遇亂世

秋日淒淒

七西反

百卉

許貴反

具腓

芳非反

亂離瘼

音莫

矣爰其

適歸

毛氏曰淒淒涼風卉草也○鄭氏曰具猶昏也○毛

氏曰腓病也○丘氏曰離離散也

芻語曰詩曰亂離
瘼矣此傷離散以

為亂
者也

○毛氏曰瘼病也○杜氏左傳注曰爰於也○

毛氏曰適之也○鄭氏曰涼風用事則衆草皆病○

杜氏左傳注曰禍亂於何所歸乎歎之家語作奚其
適歸○東萊曰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鄭氏曰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朱氏曰穀善也

○李氏曰幽王虐政愈甚如冬日烈烈然而虐飄風發發然而疾也○朱氏曰民莫不善而我獨何以遭此害乎

李氏曰幽王之時天下莫不被其禍乃夏則云民莫不穀者此據作詩者之言也

夏則

暑秋則腓冬則烈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鄭氏曰嘉善也侯維也尤過也○李氏曰言山有嘉卉是栗是梅也考工記言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與此詩之文相類梅栗嘉美之卉今

廢為殘賊曾莫知其罪民猶嘉卉也今君忍而殘虐
之曾莫知其所以得罪之由也

蘇氏曰廢為殘賊言
幽王暴而剝下下無

完民也

相息亮

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

何曷反

云能穀

鄭氏曰相視也○朱氏曰載則也○鄭氏曰構猶合
集也曷之言何也○丘氏曰我視彼泉水則有清時
則有濁時不一於濁也幽王之時皆濁無有或清之
時○朱氏曰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

乃日日構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

吐刀反

江漢南國之紀盡瘁

以醉反

以仕寧莫我有

毛氏曰滔滔大水貌○鄭氏曰江漢南國之大水○

朱氏曰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鄭氏曰瘁病也○朱氏曰有識有也○蘇氏曰王者如江漢之紀衆水使天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朱氏曰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匪鶉

徒九反

匪鳶

以專反

翰飛戾天匪鱣

張連反

匪鮪

于軌反

潛

逃于淵

毛氏曰鷦鷯也

孔氏曰說文云鷦鷯也從鳥敎聲字異於鷦也○釋文字或作鷦○李氏

曰若以為鷦鷯之鷦則無戾天之理鷦似鷹而大其飛上薄雲漢

○爾雅曰鷦鳥醜

其飛也翔

疏云鷦鷯也鷦鳥之類其飛也布翅翱翔○說文云鷦鷯鳥也

○鄭氏曰

翰高戾至也鱣鮪解見碩人○劉氏曰言怨亂並興

憂之辭也曾不為鷦鷯乎翰飛戾天曾不為鱣鮪乎

潛逃于淵言非此四者則皆罹其患矣

陳氏曰雖欲高飛深藏而

不可得也

山有蕨

居月反

薇隰有杞棗

音夷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杞解見四牡○毛氏曰棗赤棘也

孔氏曰舍人云棗赤棘郭璞云赤棘

樹葉細而歧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為車輞

○鄭氏曰此章草木生各得

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告哀言勞病而愬之

蘇氏

曰揆或作莢幽王之亂太夫有退而食蕨薇杞棗以免於禍者作此詩以告其哀憐天下之志非以為其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一

謹案第十一頁前四行有四時之朝宗觀遇刊本
遇訛過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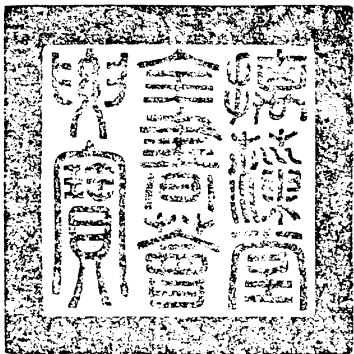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頁後五行大壩謂之昭刊本昭訛器據
爾雅改下同

第二十九頁前七行諧人者人亦諧之刊本兩諧
字並訛即今改

第四十頁後一行揚泉物理論云刊本論訛倫據
孔疏改

第四十二頁後七行爰其適歸按監本爰作奚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王世臣